

<<天堂中的另一天>>

图书基本信息

<<天堂中的另一天>>

前言

说起翻译此书的缘由与古琴密不可分，我的编辑高原媛女士雅好古乐，与我因古琴相识。也时常谈论文学，一日高女士问我是否有意翻译一本有关人道主义援助的书。

我说先看看原书。

书名为《天堂中的另一天》，读罢书稿后，便下定决心一定要翻译这本书。

这是一本人道主义工作者自己讲述的故事集，每一位人道主义工作者在灾难发生之地，或是在战乱之地，他们以自己的方式帮助每一位身受灾难或战乱之苦的人。

我在翻译此书之前，对于人道主义工作者的工作不甚了解，但是随着翻译工作的进行，他们的慈悲，他们的人性的光芒，不断地照耀着我的内心。

这些无畏的人道主义工作者深入自然灾害或战乱频发之地，帮助当地民众。

他们拥有地藏王菩萨般的胸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也许有人会问：“人道主义援助可以改变灾难或战争的本质吗？”

可能人道主义援助不能改变灾难或战争的本质，但是人道主义援助却可以为受难的人们送上一缕希望的阳光，一丝慰藉的清泉。

脑海里不由想起本书的编者卡罗尔·伯格曼的一句话：“如果不是因为家人的羁绊，可能我也会前往战争地区或自然灾害地区帮助那些受难的人们。”

我心中亦是如此。

俞陛云先生尝言：“学古人诗，宜求其意义，勿猎其浮词，徒作门面语。”

虽说是论学诗的态度，但对于翻译文学著作亦适用。

翻译时琢磨语句，品鉴高下，勿做英文腔，说起来简单，实则甚难。

我曾翻译过荷兰汉学家高罗佩先生《琴道》一书，因为是将高氏英文原著译成文言文体，往往一言需琢磨数日，方能尽善。

是以对“勿猎其浮词”感受颇深。

从2012年8月开始至2012年11月，方完成此书的翻译工作。

每翻译完一个独立的故事，都会不由自主地朗诵一遍，务求上口，以免有英文腔之虞，深感“宜求其意义”所指。

然而时间仓促，平日亦有教学工作，翻译只能工作之余勉力为之，疏漏难免。

翻译此书的每个夜晚都会感受到人道主义工作者的艰辛与努力，同时也能感受到他们内心中闪现的阳光。

张海鹏 2012年12月7日书于听雪山房

<<天堂中的另一天>>

内容概要

<<天堂中的另一天>>

作者简介

<<天堂中的另一天>>

书籍目录

<<天堂中的另一天>>

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如我所料，外婆躺在吊在门廊柱子上的军绿色吊床上。

我像个孩子似的，把双肩包从肩头拿下来，喊道：“外婆，我回来了！”

我回来了！

”“上帝，佛主呀！

是你吗，小晏。

”外婆开心地喊道。

外婆从吊床上下来，蹒跚着朝我走了过来。

我嗅到外婆身上熟悉的槟榔香气和镇痛用桉树油的味道。

我们紧紧地拥抱，双颊流满了泪水。

渴望回家的感觉让我的胃抽搐了一下。

外婆眉毛一挑，好像想起了什么，拽了一下我的袖子，问道：“你回来有几个星期了吗？”

我朋友说在电视上看到你在新力派发大米和渔网。

我说不可能是你，你要回来的话，一定会告诉我的。

”我嘴巴一瘪，万分羞愧地说道：“对不起，外婆，我没回来看你，工作太忙了。”

”本来想外婆要教训我一顿，结果外婆却朝我露出了蒙娜丽莎般淡淡的微笑。

然后带我到祖先牌位前，戏剧性地一挥手说道：“点根香，跪下。

祖先们认同你的慈善事业，这也会为家族添福。

”外婆给我倒了杯茉莉花茶，然后坐下来和我一起慢慢地喝着茶。

外婆给予的温馨与前段时间的记忆，对比鲜明。

我心中涌起肃穆的悲伤。

飞机在黄昏中飞向西贡的时候，我从舷窗中看到连天的水面折射着夕阳的光辉。

紧贴着舷窗，我试图分辨出河道和被洪水淹没的陆地。

从上空往下看，景色沉静，但是直觉告诉我，对于生活在云层下的湄公河三角洲的人们，这一切却是难言的恐惧。

虽然人们不再饱受战争之苦，但是依旧要与贫穷和自然灾害斗争。

祸不单行，一次洪水能够席卷战后二十年发展成果，毁掉家畜和财富。

我用湿巾擦了把脸，向远处看了一眼，开始闭目养神，心里想着此次洪水的惊人破坏力。

有观察家说，此次是七十年来，湄公河流域破坏力最大的一次洪水。

今年是金龙年，许多人相信金龙动怒，喷出滔天洪水，降罪于湄公河三角洲的人们。

谁能不怕呢？

登机之前的几个星期一直忧心忡忡，我要和同事一起评估该地区洪灾状况。

早在2000年8月，有关洪水的消息就开始源源不断地送到波士顿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办公室。

最初大家把注意力都放在了雨季的开始，但是没有料到倾盆大雨下了三个月没有停歇。

新闻不停地播报有关洪水和灾民报道，让我坐立不安。

这些灾民中可能有我的家人。

想到我的外婆在家里一点一点地往外舀水，我就心如刀绞。

也知道她如多数湄公河三角洲居民一样身处险境。

得知自己熟悉的土地和人们正遭受苦难，令我寝食难安。

一想到我的祖国，便头痛欲裂。

早上，远处的叫卖声将我从睡梦中唤醒，不知道这叫卖声从什么地方传来，直到听到街上有人喊道：

“夹肉面包啦！”

夹肉面包！

”哦，我这个时候才回过味来，现在已身处10月的西贡。

小贩从哪里来的呢？

现在才早上5点半，不过整个城市已经醒来了，准备迎接新的一天和连绵的雨水。

<<天堂中的另一天>>

<<天堂中的另一天>>

后记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在做这本书的过程中发生了那么大的变化，为什么这本书里收录的那些悲惨的故事能影响我。

朋友和家人关心我，因为我自己沉浸在战争和灾难之中难以自拔，很难体会生活的乐趣。

的确是这么回事，每天工作的时候看到这些故事，心情总是莫名地低落。

不过，在某些方面也有积极向上的作用。

虽然，我是个政治活跃分子，不过当开始做这本书的时候，却发现自己对国际事务了解甚少。

我迫切地想多了解这方面的事情。

通过一番学习，我不再以两年前的视角去看待事物。

现在，我比较关心报纸、电视上有关冲突事件的报道。

我在写作的时候，也不禁会想伊拉克会发生什么样的事呢？

我想在美国入侵伊拉克后，要有多少平民流离失所，有多少人道主义援助者敞开难民营的大门接纳这些失去家园的人们？

有些时候我也会像大多数人一样质疑军事行动的必要性，我不是和平主义者，我也会拿起枪抗击希特勒，但我也愿意和平地生活。

怎么才能过上这样的生活呢？

2001年9月11日，我当时在纽约，每天沉浸在这本书的工作之中。

都好几个小时了，我们联系不上纽约另外一端的女儿和住在城外的年迈的母亲。

我们到第二大道红十字会献血，头晕目眩跌跌撞撞地走进了一群刚从事发地点出来的工人之中，他们身上尽是白色的灰尘。

看到这惨绝人寰的一幕，我心痛欲碎，纽约——我心中的避难所，我童年的故乡，现在却成了战争地区。

几天后我写了一首小诗，在为遇难者家人举办的义演中吟诵此诗。

但是，我的目光依旧要向美国之外看去。

我没有在城市中挥舞美国国旗，或把美国国旗别在我的衣领之上。

我走进联合国书店，买了个联合国的别针。

当有人问我为什么要戴联合国徽章，而不是美国国旗的时候，我用最近经常读到的话回答了人们的疑问：“和平文化。”

我自己的价值观并没有任何改变，我曾经亲身经历过反越战争，不过现在我理解为和平需尽一生之力，而不仅仅是一场战争，或任何一次单独的恐怖袭击，而是支持联合国，成为其中的重要一员完成维护和平的使命。

我无意为自己的理想观点表示歉意，几个月以来内心中不断增强信念汇编并编辑好这本《天堂中的另一天》。不过对我而言，我身为作家和写作老师，觉得文字不能承载所有的内容。

我觉得自己应该做一些更正确的事。

几番考虑之后，我在纽约城的一所难民安置机构报名做自愿者。

在此机构中，我成为波斯尼亚难民奥兰卡的指导老师。

如果我还是年轻人，没有家人的羁绊，我想自己一定会义无反顾地到战地做一名人道主义援助工作者。

不过，我不能这么做。

我每周跟奥兰卡待上个把小时。

每次跟她在一起的时候，我都会不由自主感觉我像她妈妈，奥兰卡在种族屠杀中侥幸逃脱。

人道主义工作在她最为恐慌的时候帮助了她，现在是我该做点事的时候了，虽然有点微不足道。

不管我怎么对奥兰卡，还是奥兰卡怎么对我，战争还一直持续，战争已经持续了四年之久。

我想自己也了解一些额外的事情：人道主义工作者不能阻止灾难和战争，他们只能帮助受难者。

但是他们在战地出现却非常重要，他们的工作不能被低估、无视或被所谓的援助商业抹杀。

事实上，不管别人如何讲人道主义工作所参与的工作体系多么不健全，我却一直坚信他们是一群勇敢

<<天堂中的另一天>>

的人。

2002年11月中旬，这本书出版的过程中，我参加了由联合国公共信息部发起的一项讨论。所有听众包括人道主义援助工作者、联合国要员及非政府组织代表，报告人是《为夜晚放张床——危机中的人道主义精神》的作者大卫·里夫，这场报告对国际紧急救援系统提出极具争议性的批判。里夫被很多人认为是个怪人，因为他非常关注人道主义援助。他也曾目睹过许多人间惨剧，在书中亦说得非常详尽。不过，却很少提及解决之法。

里夫说：“世界越来越糟，不见起色。

”即使他的观点没错，我也不能接受，我不能像他一样对战争地区或难民营中的人道主义援助持有怀疑观点，那里的人们正在受苦受难。

我想正确的行动应如同佛陀所言：“一切慈悲皆日积月累，方能脱众生苦厄。

”参加联合国大会一天后，我收到了约翰·李·卡雷尔写给本书的前言。

这篇前言很好地批驳了大卫·里夫的悲观观点。

我又看了一遍《天堂中的另一天》。

这篇文章不仅是本书中收录的一个讲述和平与平等的故事，而且是对生命的呼唤。

虽然时不时地被本书中的悲惨故事所左右，但我坚信自己从未放弃对人道主义工作的浪漫情怀。

我编辑本书手稿之时，总是幻想自己随着书中作者在战地中工作。

像援助工作者一样，心中已经习惯悲惨的摧残，内心不断强大，可以忍受压抑日复一日一遍遍地读书中的故事。

可能这种方法帮助人道主义工作者战胜诸恶和所目睹之惨剧。

每个人道主义工作者都会为自己准备一件保护衣。

所以毫无疑问，有些时候很难让他们在文章中承认自己的脆弱。

我只能竭尽全力帮助他们战胜心理难关，放下心中包袱，获得安全感。

我承认大多数情况下我还是比较成功的。

我想让援助工作者能够自我宣泄心中情绪，而不是无处不在的援助组织。

我很高兴他们有机会向公众讲述他们的故事——这份常常被误解的工作。

<<天堂中的另一天>>

媒体关注与评论

这是一本充满了力量的书，我们听见了人道主义工作者内心的声音，了解他们对于生命和死亡的认识。

他们讲述的故事弥漫着同情与勇气，萦绕心头，启迪我们的心灵。

——司各特·安德森，作家，其作品《试图拯救世界的人》向读者讲述人道主义工作中的酸甜苦辣，告诉读者他们奋斗的原因所在。

——浅田贞子，前联合国高级难民专员 《天堂中的另一天》向我们讲述了一群无畏的人道主义工作者的事迹，他们所获甚微，甘冒巨险，减轻残酷世界和冷漠自然的恶果，援助过程中不仅挽救生命，而且救赎人类。

人道主义工作者寻求生命的真谛，此书向我们讲述他们的心路历程。

——史蒂芬·索拉兹，国际危机组织副主席，前国会议员 他们仅以价值观和才智武装自己，人道主义工作者在21世纪谱写勇气的定义。

本书讲述了援助工作者的故事，讲述他们面对死亡求生的本领，讲述自己的人性和为他人服务的故事。

本书在我们面前呈现战士与冲突的影像，倾听这些以身犯险的勇士们的心声，所有的一切让世界更加文明，更加富有同情心。

——雷蒙德·西·奥芬海瑟，美国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主席

<<天堂中的另一天>>

编辑推荐

<<天堂中的另一天>>

名人推荐

<<天堂中的另一天>>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